

隋

煬帝

戊寅大業十四年恭帝侑義寧二年　考是年楚林士弘魏定楊等建元俱已見前恭帝侗唐高祖等建元俱載三月以後茲不具列

春正月唐王淵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爲太原道行軍元帥

三月宇文化及弒帝于江都立秦王浩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乃命治丹

綱目泥隋書北史舊文於是年正月即分注義寧二年蓋二史特以義寧已奉煬帝爲太上皇故用義寧繼大業年號耳若綱目於義寧之立既斥之於不成君之列於煬帝之弒又並不加以太上皇之稱則安得從繼述之例乎至通鑑於大業十三年正月竟書義寧元年雖疾惡之義究乖統繫筆例今折衷書法於是年用一歲兩係之例

三月以前大書大業十四年而以義寧二年附注四月以後分注義寧二年而以恭帝侗及唐高祖附後於例庶無矛盾

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閤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為夜于東城集兵得數萬人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死德戡遂引兵自元武門入（先是帝選驍健宮奴數百人置元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德戡遂得入）帝聞亂易服逃于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

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旣至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虞通逼言與之言帝出宮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毒手而殺之于是引帝還至寢殿虞通等露刃侍立帝嘆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于矢刃女弱填于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于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三在側號慟不已虞通斬之血濺御服欲遂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

舉等不許。于是令狐行達引帝縊殺之。初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弑帝。欲迎立之。衆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宗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得免。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自代。化及不許。虞世南字伯施。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已。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爲上洛令。死之。至是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亦爲化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惜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

宇文化及發江都。

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衞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讐。何面目視息人間。光泣曰。是所望于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以晨襲化及。語洩被殺。其麾下皆鬬死。無一降者。麥孟才。鐵杖子。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及至彭城。司馬德戡與趙行樞等。亦謀殺化及。事洩。化及殺之。魏公密兵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

吳興太守沈法興武康人恪之子。起兵據江表十餘郡。法興聞宇文化及弑逆。舉兵討之。得精兵六萬。攻餘杭本錢塘郡。開皇中曰杭州。大業初改郡。曰餘杭。今浙江杭州府是。毘陵。丹陽注俱見前皆下之。據十餘郡

是年三月隋亡矣兩恭帝一出於唐一出於王世充等準以不成君之例雖與漢更始同至唐高祖於五月受禪然其得統終不可同之漢高且煬帝弒而恭帝侗立於東都不可謂非正故別起義例於是年三月前仍大書紀年作隋於夏四月但分注紀年自已卯至癸未始作隋唐授之書法三月前與綱目異前條已著其說四月後與綱目同復揭其義於此

夏。四月 隋恭帝侑義寧三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達元年。· 是歲三月。隋煬帝亡。四月後并楚林士弘魏定楊梁。梁師都秦梁蕭銑。凡十二國隋恭帝侑。秦。魏。亡。

唐世子建成。趙公世民 世民于三月徙封趙 等還長安。

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等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注見前。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即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原廟。引岑文

唐王自為相國受禪隋恭
仍沿魏晉以來惡道鄙稱
誣歷代之衆文欺罔以九
錫歸之有司而其迹究不
可掩覆至聞變慟哭幾於
色取行違矣

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為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嶺南。郡縣多降。于是東自九江。西自三峽。南盡交阯。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王以書諭郡縣。于是東至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盜賊氐羌。皆遣子弟請降。已而復為相國。總百揆。將加九錫。謂僚屬曰。諂諛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至是。隋帝侑禪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廢帝侑為酅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効。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充為納言元文都為內史令共掌朝政。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六月唐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竇威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

熟瑕營大業之弊奉勅不創宣行求免稽格過正政事隨詩損益豈能前後適相脗合置事勢緩急於不問輒從中制隔浸假而玩惕廢弛為患滋甚且以朝廷綸綍而臣下得操其行止亦違承令之義明季封駮惡習未必非濫觴於此也

有唐創業秦王實肇其謀以賢以功並宜纘承大統且當晉陽初起時已面許為太子久矣乃不為宗社

入皆憚而毀之。璹終不自理。唐主嘗有赦璹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璹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唐立四親廟。

追尊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為后。諡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鄒衍大九州之一。中國在焉。秦以後遂為中國之稱。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是為感生帝。說出春秋元命苞。迭王之王。去聲。明堂。宗祀也。注見前。以元帝配。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宗室封王者八人。

綿遠計而用俗儒嫡長迂譚轉致骨肉釁生自貽伊戚後世罔知殷鑒如明洪武之不次燕王非蹈覆轍而不悔者乎前因漢惠事爲引其端并詳著其義類於此

唐以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爲陝州總管。

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唐以孫伏伽（貝州武城人）爲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後周置今日咸寧與長安俱爲西安府治）法曹孫伏伽上表。畧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于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省之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于黎陽。奉表降隋。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密既知化及無能爲役矣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范陽人。以爲然。使琮齎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城。化及渡河。分兵圍世勣。密壁于清淇。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本何奴皂隸。世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耶。乃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擊敗之。密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及以贖罪。隋主拜密太尉。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于和解。于上東門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已而密

急擊以正其罪而轉以義舉留待建德耶

致食盡引衆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時蘇威亦請密降密虛心禮之威謂密言帝室艱難惟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得見聖明時人鄙之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爲僕射魏公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于隋隋人皆喜世充獨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噍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懼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入奉隋主御殿閉門拒守世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楚使段達言于隋主出文都殺之及其黨乃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

文遠勸密數語可云不愧宿儒乃明知世充殘忍而予密敗之後不卽引身遠避是豈其濟於榮利者蓋尊此之莊言激論特預料密能見容故無難樂得其道及知世充不能容遂至佳守下拜所詞五經掃地蓋亦長樂老人之流耳

見謝曰文都等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于救死不暇聞奏乃被髮爲誓詞淚俱發隋主以爲誠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温聞變而還初密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文遠故嘗受業者也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吾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必不諧矣世充未破不可入朝也後密敗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安得不拜徐文遠名曠以字行孝嗣五世孫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建德攻河間隋郡丞王琮拒守歲餘不下及聞煬帝

凶問琮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請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建德亦為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以琮為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于建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曰為謀主定都樂壽備置百官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立

先是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墌城名在今陝西邠州長武縣北敗績郝瑗因言于舉曰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病卒仁杲立居折墌城仁杲之為太子也與諸將

多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郝瑗哭畢而死。由是寖弱。折墌城。在今平凉府涇州。

唐立李軌爲凉王。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册拜軌爲凉王。已而軌自稱帝。

隋人葬煬帝于江都。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略備儀衛葬之。葬于江都宮西。吳公臺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

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望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

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裴仁基謂密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以爲然。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魏徵亦言于長史鄭頲曰。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壘壁。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其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馳向洛口。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單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

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時徐世勣鎮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于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于隋。

唐行戊寅歷。

戊寅年唐立國

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隋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帝。

宇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尤智及曰今所向無成負弒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數相鬬鬩其衆多亡化及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

帝乎于是鴆殺秦王浩稱帝于魏縣國號許。

冬十月壬申朔日食。

唐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于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及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開皇中置大業初改南陽郡唐仍為州今屬南陽府刺史呂子臧蒲州河東人死之。

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安陸人擊朱粲破之言于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

秦王用兵之長大約如以持重養銳繼以深入赴機前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略天授王者不死然兵家言靜若處女疾若脫兎者正復不外此道

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降。還至長安。斬之。

唐主遣秦王世民伐秦。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于淺水原。一名義觚原。在邠州長武縣東北。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

陷陳。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仁杲。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引爲文學。唐主使李密迎世民于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世民還至長安。唐主命斬仁杲于市。并酋黨數十人。仁杲父子據隴西。凡五年而滅。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爲秘書丞。乘傳至黎陽。勸

世勣不以李密土地邀功頗見志節唐太宗所云公不負李密豈昔負朕誠非

慮語後於立武后事乃湮
沒依阿毫無匡救則暮年
門戶計重竟蹈易操非獨
廉謹有餘剛方不足實亦
有負太宗之知己矣

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苦[illegible]八。曰。此
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
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
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旣而聞
之嘆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氏。

長樂王建德改國號曰夏。

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元圭以獻
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乃改國號夏。改元五鳳。

唐以秦王世民爲陝東大行臺。

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信之孫。）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行本拒守二年。糧盡援絕。乃出降。唐主斬之。懷恩以久攻蒲坂不下。唐主數詰讓之。由是怨望。及行本降。懷恩遂謀據蒲坂以叛。事覺伏誅。）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

唐史列羣雄以密爲巨擘然觀其擁衆百萬時既不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蓺。蓺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爲煬帝發喪。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蓺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奉表降唐。唐以爲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均（皆世雄子。）亦皆授以官爵。蓺司馬溫彥博（名大臨以字行）（并州祁人）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爲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郎大雅。（字彥弘。）竝居近密。（竇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蓺用萬均計。以羸兵阻水爲陳。伏百騎於城旁。俟建德半渡擊之。建德大敗引還。）已而唐賜蓺姓李氏。又屢敗夏兵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

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後北突厥遣使請殺曷娑那。唐主不許。久之。縱北突厥使者殺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宋州虞城人。）討斬之

能自規建。臨至一經敗衂。徐世勣輩猶爲其守而已。頹然沮喪。北面降唐。又以羞伍絳灌。忘身於一朝之忿。反覆失據若此。歐陽修猶爲田橫之流。實非定論。

先是密言于唐主。請收撫山東。與賈閏甫偕行。密遇大朝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密因請收山東以自效。唐主許之。羣臣以爲不可。唐主不聽。以王伯當爲副而遣之。密既出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雖破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相容。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原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閏甫曰。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福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刃欲擊之。閏甫奔熊州。桃林。隋縣。唐改靈寶。今屬陝州。熊州。後周置。今河南府宜陽縣是。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伊州人。今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

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度。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密起兵凡六年而滅。李世勣在黎陽。唐主遣使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之多嘔血。張善相降于唐。後為王世充所殺。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署置百官。有衆數萬。懷戎浮屠高曇晟殺令據縣。自號大乘皇帝。遣使約開道為兄弟。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有其地。懷戎。北齊縣。故城在今宣化府保安州。

唐以李素立趙州高邑人。義深曾孫。為侍御史。唐六典。侍御史。從六品上。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六典監察御史從八品上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隋唐

己卯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元年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年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是歲隋涼楚梁亡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凡七國再是年以後分據諸國依十六國之例非建國改元嗣位歲首俱不備列

春正月隋王世充殺總管劉孝元獨孤武都

王世充之敗李密也隋主以為太尉尚書令使開府備

凡九國

口惠煦嫗不過婦人之仁雖一時人受其惠久則底裏畢露其誰信之且世充淺狹猜忌素爲秦叔寶程知節所窺漸將解體而妄冀以甘言要結文其逆謀此與新莽之謙恭何異耶

置官屬。于是世充盡取隋朝顯官名士。爲太尉府屬。杜淹（字執禮。如晦叔。）戴冑（字元胄。相州安陽人。）皆預焉。（世充專總朝政。設三榜于府外。上書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悉引見。殷勤慰諭。人人自喜。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厮養。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

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爲世充所親任。步軍總管劉孝元。與武都從弟機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爲内應。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

淮安（本顯州。大業初改郡。今南陽府泌陽縣是。）楊士林擊朱粲。破之。

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于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于餒。于是諸城堡相率叛之。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旁郡響應。

粲大敗奔菊潭。本漢酈縣。隋更名。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縣西北有菊潭。水極甘芳。飲者多壽。隋以此名縣。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唐以為顯州道行臺。唐改郡為州。從舊稱。已而粲降唐。唐以為楚王。使散騎常侍段確勞粲。確醉。戲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彘。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烹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後世充敗。粲斬于洛水上。士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楊士林後為長史田瓚所殺。以州歸唐。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其法以人丁為本。田則有租。身則有庸。戶則有調。損益歷代之制而定之。制詳後。按租取于田。即粟米之征。庸取于丁。即力役之征。調取于戶。即布縷之征也。

唐置宗師。

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

胡寅曰建德謂獨夫已自絕于天下何必又爲發喪其言未免深刻蓋建德人雖不學無術然已能伸亂敵之誅志概殊爲磊落以視反顏草竊者顧當何如昌黎所稱淫辭助攻良非無見

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爲團伍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于聊城。注見前。誅之。

宇文化及誘海曲注見前。諸賊帥王薄等。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下曰。隋爲吾君。吾爲隋民。化及弒逆。不可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謁隋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官而斬之。以檻車載化及。斬之襄國。建德每克城分將士。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婢妾纔十許人。得隋宮人數千。即時散遣。以裴矩爲左僕射。自餘隨才授職。欲詣關中及東都者聽之。王薄等皆歸建德薄尋降唐。授齊州總管。後爲李武意所殺。

唐以宇文士及爲上儀同。封德彝爲內史侍郎。

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

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德彝詔詐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唐主唐主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隋開皇中置大業初改新安郡唐復爲州今河南府新安縣是）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李密敗後二人皆歸世充）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多妄語好咒誓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兵戰于九曲（城名在今河南府宜陽縣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即此王幼學釋爲鄀州之九曲誤）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猜忌信讒非僕托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于唐秦王世民以叔寶爲總管知節

爲統軍。既而世充將李君羨、武安人。田留安、人。臨邑羅士信、

皆降于唐。士信初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爲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既而得邴元眞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故降唐。元眞等爲密故將，杜才幹所殺，持其首以祭密墓。

唐以楊恭仁隋觀王雄之子。爲涼州總管。

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僞，民夷悅服。自葱嶺以東竝入朝貢。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世充稱帝。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附，猶媚事隋主。既而漸驕橫，不復朝謁。及是，召集文武議受九錫。參軍戴冑䝉諫，世充怒，出爲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于隋主，隋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太尉欲之。隋主熟視曰。任公。達

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四月。世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稱隋主命。禪位于鄭。世充先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須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世充乃幽隋主于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隋主皆不之知。世充遂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奉隋主為潞國公。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代重臣。欲以誇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使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既受禪。以威為太師。又以陸德明為其子漢王元恕師。令元恕就德明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對之遺利。竟不與語。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人。

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為鄭公。

建德初結好于王世充。及聞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為鄭公。然

猶倚突厥以壯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后。建德遣之。义傳宇文化及首以獻公主。已而突厥立政道爲隋王。居定襄。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王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先是唐冊使至涼州。軌欲去帝號。受唐爵。曹珍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軌乃遣鄧曉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唐主怒乃遣吐谷渾伐之。隋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爲主。不果入。會中國亂。伏允收還故地。唐主與之連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唐主遣之。至是。軌將安修仁之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唐主曰。軌豈口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修仁。又軌所信任。軌聽臣。固善。不聽。則圖之。唐主乃遣之。興貴至。乘間說軌以竇融故事。軌不

鄧曉舞蹈稱慶唐主以天
幾責之一是矣然修仁爲軌
信任之臣輒爾倒戈相向
其不忠孰甚焉一則廢之
終身一則爵以顯其賞罰
之公安在

聽。與貴乃與修仁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被執。河西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唐主曰。汝爲使臣。聞國亡而不戚。既不忠于軌。其肯爲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斬于西市。軌自起至亡。凡三年。唐主以興貴修仁爲左右武侯大將軍。

五月。鄭王王世充弑隋主侗。

世充以裴仁基行儼。李密敗後。仁基父子爲世充所獲。仁基爲尚書。行儼爲大將軍。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世充之兄世惲曰。儒童等謀反。正爲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絶。以帛縊殺

之。謚曰恭皇帝。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爲名。初析關中爲十二道。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戎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後武德六年。十二軍俱廢。尋又復之。

西突厥遣使入貢于唐。

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隋。前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達頭可汗之孫。射匱既立。拓地東至金山。前注見。西至海。卽今大西洋。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射匱

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于石國胡三省注。康居支庶之分。治柘析城。漢時大宛北鄙。北千泉。其地有雪山。多泉。故名。西域諸國皆臣之。統葉護各遣吐屯注見前。監之。督其征賦。至是。入貢于唐。

八月。唐酅公薨。謚曰隋恭帝。

唐殺其民部尙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秦王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觖望則有

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略過人，性復粗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帝卒用寂言殺之。

沈法興稱梁王于毗陵，李子通稱吳帝于江都。

沈法興稱梁王，都毗陵，性殘忍，專尚威刑，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子通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即帝位，國號吳。伏威尋降唐，唐以為和州總管。和州，北齊以歷陽郡置。今州隸江南。

定楊可汗武周取唐并州，總管裴寂軍潰，齊王元吉奔長安。

先是，武周取唐榆次，漢縣，歷代因之。今屬山西太原府。進圍并州，元吉拒却之。元吉時守晉陽。武周又遣宋金剛寇并州。金剛本易州賊，為竇建德

所敗。奔武周。武周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使將兵寇并州。自進陷介州。介州。隋置。今汾州府介休縣是。唐以裴寂爲總管拒之。至是寂爲金剛所敗。軍潰。自晉州以北城鎮皆沒。武周進逼并州。元吉紿其參佐。夜攜妻妾奔還長安。武周據太原。遣金剛攻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龍門。

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爲何潘仁何潘仁。西域商胡。入司竹爲盜。後歸唐。長史。乃恥爲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

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爲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疎骨肉。太子不懌。綱因稱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爲少保。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爲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欵。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

冬。定楊將宋金剛取澮州。唐置。今平陽府翼城縣是。唐遣秦王世民擊之。

宋金剛取澮州。陷之。軍勢甚鋭。唐主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

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夏王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唐主從弟。李世勣降。遂定衛滑齊兖等州。

先是。唐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安撫大使。已而竇建德取唐邢。今順德府是。滄。注見前。洺。今廣平府是。相。注見前。等州。神通不能拒。就世勣于黎陽。建德又取趙州。建德執總管張志昂。慰撫使張道源以其不早降。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曰。大王使高士興拒羅藝于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以爲何如。建德悟釋之。至是建德進趣衛州。過黎陽二十里。世勣遣騎將邱孝剛偵之。與建德遇。擊之。建德敗走。其大軍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世勣父蓋。

并魏徵等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建德使守黎陽而以其父爲質以徵爲起居舍人遂徙都洺州。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立斬之反軌首于滑州吏民感悅即日降于是旁近郡縣及徐圓朗等皆附唐主遣使與建德修好建德以淮安王神通等歸之

唐以夏侯端壽春人詳之孫爲秘書監。

初唐主遣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傳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降會汴亳降鄭王世充徇地至滑臺汴亳等州降之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從行五日餓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雍邱人爲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除書以

端爲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冒踐荊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死。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端詣闕見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主復以爲秘書監。時又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楚之爲竇建德所獲。不屈竟得還。李公逸守孤城。唐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爲世充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于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死。

庚辰 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陽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凡九國。定陽梁法興亡。 春正月。李世勣復歸于唐。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于郭孝恪。孝恪曰。今新

事竇氏、勣則見疑。宜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乃
襲獲嘉。隋改漢修武縣置。今縣屬河南衛輝府。擊新鄉。隋改漢獲嘉縣置。今縣亦屬衛輝府。
虜世充將劉黑闥。黑闥、漳南人。少與建德善。王世充嘗竊笑其所為。至是歸建德。署為將軍。
建德由是親世勣。世勣因勸建德取孟海公所據曹戴
二州。遂臨徐兗。以向河南。建德以為然、遣其妻兄曹旦。
將兵先渡河。世勣會之。世勣謀俟建德至、襲殺之。冀得
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久之。建德不至。世勣欲襲曹旦
營。聞已有備。乃與郭孝恪數十騎奔唐。建德羣臣請誅世勣父蓋。建德曰
世勣為唐臣、不忘故國。忠臣也。其父何罪。
赦之。明年二月、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二月。唐改官名。

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先是世民自龍門渡河屯柏壁（柏壁城名在絳州西南）與金剛相持民間聞世民來莫不歸附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戰惟令偏裨乘間抄掠永安王孝基等攻賊帥呂崇茂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救之虜孝基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敬德相濟引精騎向蒲坂世民自將步騎從間道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人美良川在絳州東北）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利在速戰我養銳以挫其鋒俟其糧盡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也（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至是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

太宗一見敬德卽待以至誠始令參列諸營繼且引入臥內雖屈突通屢以爲請不稍游移其推心置腹足以感人肺腑宜食報之速也

劉弘基諫世民曰。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遂進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注見前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注亦見前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爲變。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武周謀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武周起兵六年而滅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

屈突通始欲爲隋効死兹復欠報唐恩正猶再醮之婦守節後失終覺靦顏難言矣義耳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苑君璋。馬邑人。

五月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在今平陽府浮山縣南。見白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詔于其地立廟。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唐主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此伊闕也。俗亦名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并州石艾人。自洛口斷其餉道。黃

君漢攻逼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于青城宮。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青城宮在洛陽縣北。大業初所建。已而世民遣王君廓攻轘轅。注見前。拔之。于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杜才幹以濮州降。楊慶以管州降。魏陸以榮州降。王雄以陽城。王要漢以汴州。皆來降。楊慶。隋河間王弘之子。管州。隋以管城縣置。榮州。王世充以榮陽縣置。管城。榮陽及陽城汴州。注俱見前。世充子元應鎮虎牢。聞諸州叛。奔還洛陽。許亳等州。許州。即潁州。亳州。即譙郡。注俱見前。亦降于唐。時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

彬之書竇雖與項羽擊秦兵以存趙孫權襲荊州以

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會屈突通引兵至。世充敗走。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

竇建德圍幽州。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降唐。唐以為蔚州（唐置今屬宣化府。）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已而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兵已攀堞。薛萬均。萬徹。帥敢死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擊走之。

鄭人遣使如夏乞師。

初。王世充侵黎陽。竇建德襲破其殷州（注見前。）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夏中書侍郎劉彬。請解仇救鄭。（彬曰。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

救魏意同然援建德之致敗要不得專委爲救鄭之咎試問建德即不救鄭而唐既破世充有不移兵向夏者哉其爭持亦不過稍遲歲月而已故知天命人事原非可執一論也

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

十二月。吳主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梁。梁王法興走死。

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于是丹陽毘陵等郡。皆降于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祏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于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法興起事三年而滅。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取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

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辛巳　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銑。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

春二月。唐以趙郡王孝恭爲夔州唐以巴東郡置。今爲府。屬四川。總管。李靖爲行軍總管。

先是。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畧蕭銑。靖至峽州。本梁宜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宜昌府是。阻銑兵不得進。唐主敕峽州刺史許紹字嗣宗。安陸人。斬之。紹惜其才。爲之奏請。得免。已而唐峽州兵伐梁。拔荆門鎭。在荆州府宜都縣。以荆門山名。黔州後周置。今四川黔彭廳彭水縣是。兵伐梁。又拔其五州四鎭。至是。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詔以孝恭爲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爲行軍總管。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爲質。蕭銑

性猜忌大將軍董景珍弟謀作亂事洩伏誅景珍據長沙郡降唐銑遣張繡討之景珍爲部下所殺繡恃功驕恣銑又殺之由是諸將皆離心兵勢益弱

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于穀水（注見前）進圍洛陽

世民奏請唐主進圍東都移軍青城（即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邀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敝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欵服

兵薄嚴城攻圍不下久且入生倦心稍恭疑沮之見鮮有不棄于垂成者太宗既申令軍中以堅衆志雖竇救不敢由從逐爾執俘亮提有料敵之明而復成于能斷非漫然衘將在外不受君命之說也

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突厥寇唐汾陰。前注見

突厥頡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弟。始畢卒。弟處羅可汗立。處羅卒。弟頡利立。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楊政道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汾陰。已而唐主遣使賂頡利。并許結婚。頡利乃遣使如唐。未幾。頡利帥騎十五萬入雁門。寇并州。唐

鄭未滅而夏復來。設退避其鋒。將兩寇合從。尤難措

士遣襄邑王神符等擊破之。乃遣鄭元璹詰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慙。元璹因說之還師修好。頡利悅。遂引兵還。襄邑王神符。唐主從弟。鄭元璹。譯之子。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其衆西救洛陽。陷管州及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于成皐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不許。世民集將佐議。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

手矣非秦王英斷其不爲[illegible]所敗者幾希

[illegible]以凌敬之策雖善而[illegible]蒲坂非不戰所能下老延引日月甚先破而建

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保新安。以乘其弊。世民曰。建德遠來。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爭鋒。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一舉兩克。在此行也。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乘。吾計決矣。薛收字伯褒。道衡子。武牢即虎牢。唐避諱。虎皆改武。乃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自將驍勇東趨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遂入武牢。世民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于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猶郤門爲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

德乃不免于亡此老生常談耳使建德是時果集兵向秦如孫臏之直趣大梁未必不足以奪洛陽城下諸軍之氣特爲諸將所惑一戰被擒所謂神眛當幾非天奪其魄者歟

掠其糧運。淩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懷州河陽。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欲戰。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不聽。五月建德悉衆出牛口峪名。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率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退。

進退之間唐兵已至于是大戰世民帥史大柰西突厥特勒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于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子及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世充篡凡三年滅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元齡收隋圖籍制誥已爲世充所毀命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等十餘人斬之世民坐閶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

世充建德僭竊相同世充尚餘篡弒之罪乃赦一誅輕重倒置矣

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力。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僕射齊善行曰。夏王英武。士馬精強。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耶。今喪敗如此。必無所成。不若委心請命于唐。乃與裴矩曹旦。帥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王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

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還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定州刺史獨孤修德以其父機前為世充所殺。乃矯詔殺世充。以報父仇。詔免修德官。獨孤機事見前。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武功人。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既至長安。以為諫議大夫。世長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

未足爲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爲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非興王之所爲耳。昔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十黍爲絫。十絫爲銖。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置監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沒。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竇建德諸將在閭里。暴橫爲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皆

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于是范願。高雅賢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于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聚衆。襲縣。據之。既又陷鄃縣。建德舊黨。稍出歸之。乃爲壇于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唐主詔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李元通（藍田人。）擊之。又詔李藝引

兵會擊。

八月。丙戌朔。日食。

唐徐圓朗以兵應劉黑闥。

圓朗初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唐平洛陽。圓朗請降。授兗州總管。會劉黑闥兵起。圓朗應之。自稱魯王。

唐蠲太常樂工爲民。

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没。子孫相承。多歷年所。並蠲爲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從九品以上爲流內官 勿更追集。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

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 房元齡 虞世南 褚亮 姚思廉 李元道 隴西人。 蔡允恭 江陵人。 薛元敬 收從子。 顏相時 字睿師古弟。 蘇勗 字慎行武功人。 于志寧 蘇世長 薛收 李守素 趙州人。 陸德明 孔穎達 字仲達衡水人。 蓋文達 信都人。 許敬宗 字延族善心之子。 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 京兆萬年人。 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爲陝州長史。元齡曰。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卽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元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唐使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可成擒也孝恭乃東下銑果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注俱見前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江水至枝江縣百里洲分而爲二其出洲北而東流者謂之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出見兵拒戰孝恭逆擊敗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之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舟艦疑不敢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

虜割據諸雄擒則無赦若薛仁杲竇建德輩其人固非能終爲人下者卽銑之出降情哀詞迫而迄難逃都市之戮蓋以絕人望而靖亂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事者不顧小信

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 孝恭入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征戰跂踵延頸以望眞主故蕭氏君臣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帥拒鬬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于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欵附

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 銑建國凡五年而滅 以孝恭爲荊州總管靖爲上柱國安撫嶺南 先是銑遣劉洎畧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劉洎字師道江陵人李襲志字重光

則世充雖一時蒙貸而終為仇人修德所戕又安知非唐人猜謀全秦王許以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于修德歟

金城安唐人。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曹州濟陰人。擊子通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送長安子通僭號七年而亡。唐主釋之。時新安汪華據黟歙。聞人遂安據崑山。伏威皆降之。于是盡有淮南江東之地。華後歸唐為總管。黟。歙。皆漢縣。今歙縣為徽州府治。黟縣屬府。

高開道叛唐復稱燕王。

幽州饑李藝告糴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久之開道復欲歸唐。未果。為其將張金樹所殺。開道起兵凡八年而滅。唐以其地置嬀州。唐嬀州。今宣化府懷來縣是

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擊破淮安王神通。神通與李藝。合兵擊黑闥。反為所敗。藝歸幽州。黑闥移書趙魏。竇建德故將。爭殺唐官吏以應之。已而又破定州。執總管李元通。黑闥欲降元通。元通不屈。故吏有餽以酒肉者。元通飲醉。紿守者。刀自刺。潰腹而死。李世勣走保洛州。黑闥復追破之。半歲之閒。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洛洲平恩人。等皆自河北逃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壬午 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是歲楚亡。并梁師都。凡三國。

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三月。唐秦王世民破之于洛水。黑闥奔突厥。

黑闥稱王改元。都洛州。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三月。世民進軍洛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使其僕射范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程名振載鼓

六十具於城西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兵擊藝于鼓城。隋縣。今正定府晉州是。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恐君廓不能守。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率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士信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洺水。隋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世民與藝營于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勣擊斬黑闥將高雅賢。程名振又邀截其運糧。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步騎二萬南度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率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

守吏決城水大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

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世民以淮濟略定使淮安王神通及任瓌李世勣攻圓朗自引兵還已而圓朗棄城夜亡為野人所殺。李子通聞杜伏威入朝欲往收其衆遂亡走至藍田爲吏所獲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初盎以漢陽太守從隋煬帝征遼東及隋亂奔還嶺表據有其地或說盎宜效趙佗稱王盎曰吾家居此爲牧伯者五世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爲先人羞敢效佗乎。至是承李靖檄以所部降唐嶺南悉平。

十月楚主林士弘卒。

初士弘爲蕭銑所逼退保餘干。本漢餘汗縣隋改汗曰干今屬饒州府及銑敗散卒多歸之軍勢復振至是士弘卒其衆遂散士弘僭號七年而亡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黑闥既奔突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唐遣齊王元吉擊之淮陽王道元唐主從子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沒道元與副將史萬寶不協帥輕騎犯陳萬寶擁兵不進故敗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元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于此爲之流涕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元吉不敢進太子建成請行故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殿下宜

自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于是太子請行。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將佐亦以爲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于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每侍宴。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孑遺。皇太子仁孝。必能保全妾等。唐主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于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珪。字叔玠。郿人。

癸未 唐武德六年。是歲漢東亡。并梁師都。凡二國。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先是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漢縣。唐改南樂。今屬大名府。黑闥亡走。魏徵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其衆皆爲之盡死。今宜悉解其俘囚。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降。黑闥與數百騎遁去。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之。至饒陽。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于洺州。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其地爲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入朝于唐。

藝入朝。唐以爲左翊衛大將軍。後貞觀元年。藝反。將奔突厥。爲其下所殺。

夏六月。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馬邑降唐。

初突厥既殺劉武周以苑君璋代統其衆居馬邑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君璋將高滿政因衆心不欲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引之入寇滿政破之降唐唐以爲朔州總管已而突厥圍馬邑都虞候杜士遠殺滿政以馬邑降突厥會突厥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初杜伏威降唐唐以輔公祏爲淮南道行臺僕射（伏威素與公祏友善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已而伏威浸忌之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陽爲學道辟穀以自明）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爲之副公祏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祏殺之詭稱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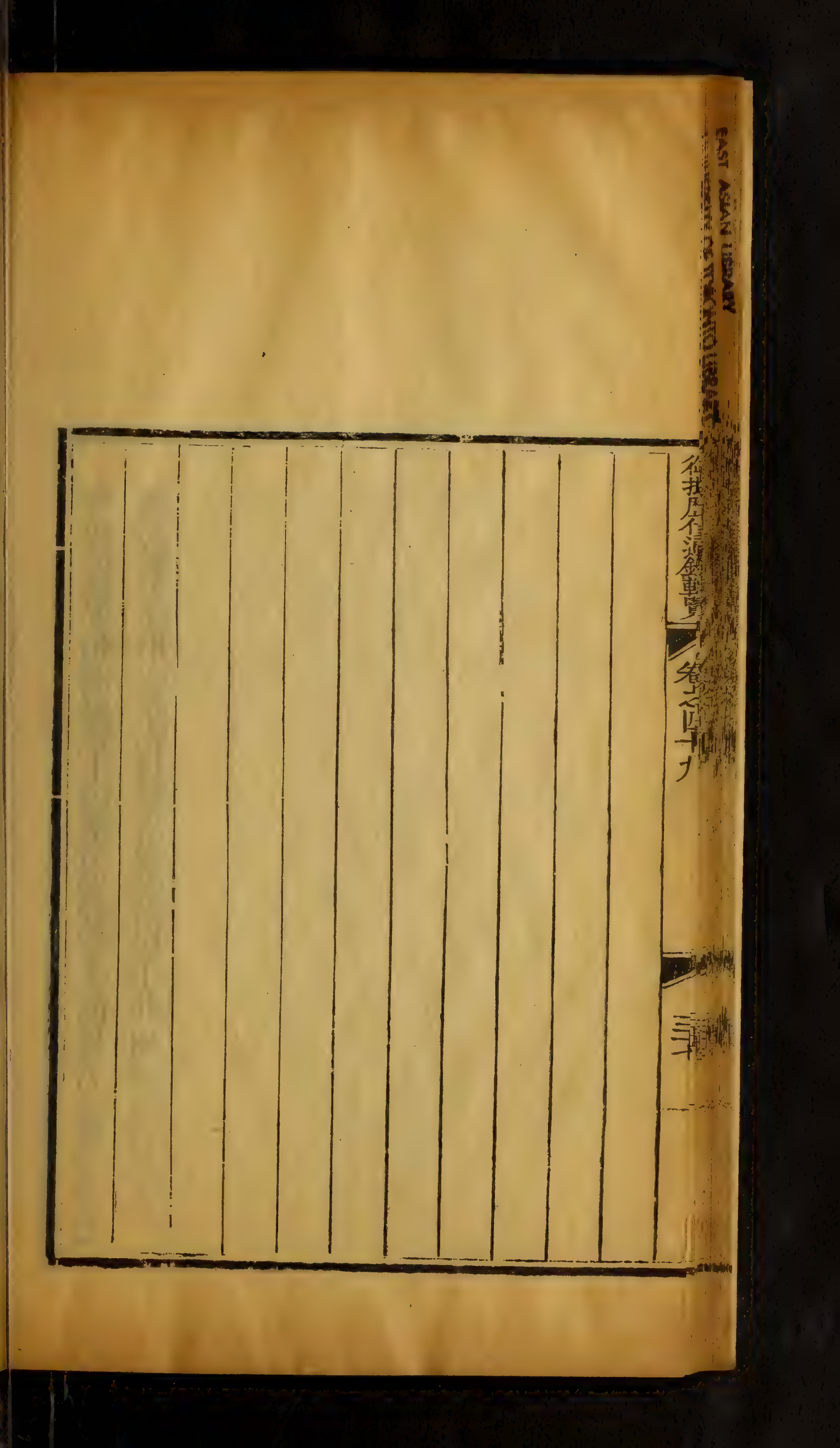
水變爲血事本不經且安知非諸將心存畏怯設此詭謀以沮討逆之師邪孝恭處以靜鎭一舉而公祏授首深得見怪不怪之道彼在坐失色者能無內愧

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唐主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飮而盡之。衆皆悅服。明年。孝恭。李靖攻克丹陽。斬公祏。傳首長安。公祏之反也。與唐洪州總管張善安連兵。善安故兗州賊帥。降唐。授總管。已而復叛。唐遣安撫使涇陽李大亮討之。善安委罪諸將。請降。大亮執送長安。赦其罪。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考隋自王薄倡亂。四方並起。僭竊位號。割據州郡。凡一百三十餘人。至唐武德七年。始俱翦滅。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今自大業七年以後。錄其尤著者。各具起滅。餘或因事附見。不備載。再綱目于武德七年以後。梁師都亦不附注歲首。今依之。

唐置屯田于并州。

突厥數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字元休。抗之子。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

與裴寂等。相問難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從之。



唐 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凡二十帝十六世內附武后二十一年共二百九十年

高祖神堯皇帝

帝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暠七世孫祖虎仕西魏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爲柱國號八柱國家父昞周世封唐公周代魏虎已卒追錄其功封唐公使昞襲帝生于長安日角龍庭體有三乳隋初襲父爵大業末爲太原留守會隋亂起兵入關代隋稱帝因始封國建號曰唐遂平羣雄而一天下

甲申 武德七年綱目于是年以諸僭國已盡唯梁師都北附突厥乃正唐統特用大書今依之

春正月置大中正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

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元之子。爲遼東王。

帝以隋末戰士。多沒于高麗。賜建武書。令悉遣還。乃索高麗人在中國者歸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萬數。又請頒歷。乃遣使册封之。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皆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

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親勳翊驍武威及領軍各衛皆有左右凡十四。東宮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少。少師少傅少保詹事及兩坊。門下典書三寺。家令率更僕十率府。左右衛率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率左右監門率左右內率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從一品至正四品六階從四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十二階共為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從一品至從二品三階正三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十八階共為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十二轉上柱國十一轉柱國十轉上護軍九轉護軍八轉上輕車都尉七轉輕車都尉六轉上

均田蓋仿井田遺意然每丁各給一頃生齒繁衍時地將何出且歲造計帳予奪紛更徒滋擾耳宜乎法制不久尋即廢格也

騎都尉。五轉騎都尉。四轉驍騎尉。三轉飛騎尉。二轉雲騎尉。一轉武騎尉。為勳官。

夏。四月。頒新律令。

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前已定租庸調法。今因均田而又定之。

丁中之民。謂十六以上。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新唐志。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式支反。絲經粗緯曰絁。布。新唐志。隨鄉所出。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新唐志。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

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黄四歳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歳造計帳

三年造戶籍

六月慶州即弘化郡唐仍爲州注見前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于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慶州都督

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至是。上幸仁智宮。新唐志。坊州宜君縣有仁智宮。武德七年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郎將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郎將至中途告變。上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馳召文幹。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

高祖無卓識泥古而立建成卽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惑佞臣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哉

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營解於外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韋挺冲之子杜淹並流巂州即漢越巂州郡注見前文幹陷寧州西魏置隋大業中改北地郡唐仍爲州今屬甘肅慶陽府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奈何爲此以貽四海羞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

篡奪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內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西魏置。隋廢。唐仍爲州。後改爲邠。今州隸陝西。以禦之。八月突厥受盟而還。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世民遇于豳州。元吉懼。不敢出。世民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我秦王也。可汗能鬭。獨出與我鬭。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能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頡利聞之。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使謂世民曰。王不須進。我但與王申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會大雨。世民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吾刀槊犀利。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冒雨而進。突厥大驚。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于世民。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突利。本始畢子。名什鉢苾。頡利立以爲可汗。使居東。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命韋仁壽萬年人。檢校南寧州注見前。都督。

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爲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注見前。周歷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

乙酉 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爲舒州唐以同安郡置。同安。注見前。都督。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于戎狄。雜畜被野。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突厥遂寇靈相潞沁韓朔。潞州。後周置。今山西潞安府是。沁州。唐以義寧郡置。今州隸山西。韓州。後周置。今潞安府襄垣縣是。餘注俱見前。等州。張瑾與戰太谷。隋縣。今屬太原府。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温彥博爲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注見前。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兵。頡利遣使請和而

退。後突厥歸欽。彥博乃得還。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丙戌九年。春。二月。初令州縣里閈各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閈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天壽。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鑒。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

元武門之事昔人聚訟紛紛惟我

足兵。　三塗。六道。胡三省注。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爲三塗。言爲惡者必墮此也。又添阿修羅。天神。地祇。爲六道。

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釋典。謂佛以王太子出家。以匹夫而抗天子。釋氏之法。不序君親。蕭瑀不生于空桑。昔有莘氏女。採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是爲伊尹。說見列子。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已而復罷是命。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

聖祖御批斷以高祖不能早定大計優游致禍太宗不能委蛇善全骨肉相殘固由其謀之未臧匪獨所遭之不幸爲萬世不刊定論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高祖既不早見及此傳曰行一不義聖人不爲太宗亦豈能無深疚斯言也哉

爲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

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元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于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長孫無忌與獨房元齡杜如晦耳。皆譖之于上而逐之。其舅高士廉。名儉。以字行。齊清河王岳之孫。將軍侯君集。豳州三水人。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共計。世民猶豫。問于李靖。及李世勣。皆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尉

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請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訪之府僚。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自

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于是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頽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

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宫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勑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遂立世民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司馬光以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爲猶愈是不知太宗此言始爲漫聽漫應之辭耳然使建成嗣位則唐室不久而亡當與隋同轍太宗立而延唐家三百年之基此評古者所以曲爲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具炙轂之辯又安能爲之諱哉

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哉

司馬氏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逼。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于巂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

廬江王瑗字德珪。太祖之孫。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初。上以瑗爲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

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心不自安。謀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爲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城而入。執瑗縊之。詔以君廓爲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太子令事連東宮齊王及李瑗者。並不得告。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長孫氏讀書循理恭順節儉固足爲賢而辭議政一節識見卓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然以太宗英明豈不知牝雞之戒何必與后議賞罰哉

秋八月。太子即位。

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立妃長孫氏晟之女。爲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爲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即西渭橋。在咸陽縣西南。三輔舊錄。長安城西門曰便門。門北與橋對。因號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寖衰弱。乃朝于突厥。勸令入寇。于

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注見前）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執失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執失思力懼乃囚之上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

古者郊廟有事則舉大射王所自射則有虎侯後世積習燕安獨昧於詰戎抑且甘於茂禮太宗手定隋亂初政即引衛卒習射

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

可謂深知體要羣嘵嘵之無識甚矣

彊當其弱凡臨敵制勝者皆知之至我弱彼彊聽其乘而以彊反擊其弱實發前人所未發非精於用兵者不能歷觀古來名將每以少勝多率視此爲竅要太宗英勇天授閱歷復多故能聚以示人耳

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爲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彊弱嘗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定勳臣爵邑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于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

太宗實有視天下爲一家之度故舊人不必遷官而宿衛不須舊卒以見王者無私其規模殊遠深得政要而以房喬之賢且未能類測萬一他無論矣

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上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置弘文館。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書。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爲次。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

鑑誠懸而物來畢照初不必豫存姸媸之見而萬象自無遁形人君臨下亦猶是也太宗不肯設詐待人比之濁其源而求流清實

思廉。歐陽詢。字信本。紇之子。蔡允恭。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徙關中。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于今。亦恐貽譏于後。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謂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

至當不易之論。然未久而密使賂人致有裴矩之諫不宜矛盾若此豈紀載者失實耶

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狥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于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笑也。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詔追封故太子爲息隱王齊王爲海陵剌王改葬之。

後詔復息隱王爲隱太子海陵剌王號巢剌王。

立子承乾字明德長孫皇后出爲皇太子

承乾生八年矣。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爲縣公。

初上皇欲彊宗室自三從昆弟以上皆爲王至是上問羣臣徧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其有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十二月。遣使點兵。

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勑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謂負欠官物而逃逋者免追償也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勑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

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至于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

以張元素蒲州虞鄉人。爲侍御史。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元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以張蘊古洹水人。爲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于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于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帝名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爲名。年十八。首勸高祖起兵。初封趙公。進爵秦王。高祖平定天下。皆帝之功也。建成。元吉。旣斃。高祖立爲太子。遂傳位焉。

丁亥 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

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太極殿東西兩廡之閤也。議事。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于是有司請改爲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冑爲大理少卿。

賜絹以愧貪墨其事與漢文一轍蓋太宗特欲保全順德用是解嘲耳以為一時權宜則可以為尚德緩刑則不可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旣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由是無寃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于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長孫順德無忌族叔。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

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曰關內。領雍。華。同。商。岐。邠。隴。涇。原。寧。慶。鄜。坊。丹。延。靈。會。鹽。夏。綏。銀。豐。勝。等州。河南。領洛。汝。陝。虢。鄭。滑。許。潁。陳。豫。汴。宋。亳。徐。泗。豪。鄆。齊。曹。濮。淄。青。萊。棣。兗。海。沂。密。等州。河東。領蒲。晉。絳。汾。隰。并。南汾。箕。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等州。河北。領懷。魏。博。相。衛。貝。邢。洺。恆。冀。深。趙。滄。德。易。定。幽。瀛。燕。北燕。檀。營。平。等州。山南。領荊。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郢。復。金。梁。洋。利。鳳。興。成。扶。文。集。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等州。隴右。領秦。渭。河。鄯。蘭。武。洮。岷。廓。疊。宕。涼。瓜。沙。甘。肅。等州。淮南。領揚。楚。滁。和。壽。廬。舒。光。蘄。黃。安。申。等州。江南。領潤。常。蘇。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永。道。郴。邵。黔。辰。夷。思。南。等州。劍南。領益。嘉。眉。邛。簡。資。嶲。雅。南會。翼。維。松。姚。戎。梓。遂。綿。始。合。龍。普。渝。陵。榮。瀘。等州。嶺南。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潘。春。羅。南石。高。東合。崖。振。邑。南方。南簡。淳。欽。南尹。象。藤。桂。梧。賀。連。南昆。靜。柔。南恭。融。容。牢。繡。南扶。越。南義。交。陸。峯。愛。驩。等州。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太宗因弓工辨論弓材悟及政理深得絜矩之道夫天下情變萬狀豈能一一曲盡其致或狃於所習而忽不加察者蓋不少矣向閱養正圖曾採其事題諸屏扆於引伸觸類之義蓋深有取焉

閏月。癸丑朔。日食。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本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夏。五月。苑君璋降。

初君璋數引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

六月。僕射封德彝死。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及是病死德彝險佞隂刺之亂數進忠策于上又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乞羮者謂何及上皇議廢立德彝復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及德彝死後事寖聞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詔削德彝官爵改其謚明曰繆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

以蕭瑀為左僕射

初瑀與德彝有隙瑀薦德彝于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僕射每議事已定德彝至上前輒反之由是有隙時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遽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瑀及陳叔達忿爭于上前皆坐不敬免官至是復以瑀為左僕射上與

侍臣論周秦修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也。瑀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爲右僕射。

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心腹。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九月。庚戌朔。日食。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後盎入朝。會諸洞獠反。詔盎討平之。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按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邪。萬

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也及赦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爲諫議大夫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魏州觀城人。）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材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時關中米貴始分人于洛陽選。）上謂房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字小心常州晉陵人。）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字重規德林子。）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

母老不至。

以李乾祐長安人。爲侍御史。

鄃注見前。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乾祐爲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

鴻臚卿鄭元璹還自突厥。

初。突厥旣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回紇。先曰袁紇。亦曰烏紇。至隋始稱回紇。姓藥葛羅氏。都播亦曰都波。南接回紇。骨利幹居瀚海北。多濫葛亦曰多覽葛。在薛延陀東。同羅在薛延陀北。僕

回（亦曰僕骨在多濫葛東）拔野古（或爲拔曳固東鄰靺鞨）思結（在延陀故牙）渾（在諸部最南）斛薛（處多濫葛北）奚結（處同羅北）阿跌（亦曰訶跌）契苾（在焉耆西北）白霫（居鮮卑故地）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于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戊子）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

有不通。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爲之請。上乃許之。

置六司侍郎。副尚書六司左右司郎中。

三月。戊寅。朔。日食。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于朝堂俟進止。

關內旱饑。赦天下。

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討之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突厥方彊憑陵中夏由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

作樂象功。聞樂知德。然必先有其治而後用樂以宣之。固[illegible]可謂之治由乎樂。太宗所論其理已淺。至魏徵謂治不在聲音。失愈遠矣。彼伴侶玉樹之譜。果與雅樂無異倫乎。

爲夏州。師都自起兵至滅。凡十二年。夏州。注見前。

六月。祖孝孫幽州范陽人。奏唐雅樂。

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于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每律皆具七音十二律。共成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平調。清調。房中樂遺音也。皆用前代歌辭。十二和。曰豫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舒和。太和。昭和。休和。正和。承和。皆樂曲之名。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矣。今二曲俱存。爲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太宗於民閒疾苦呼吸相通善政施行殆無虛日由其誠心愛民故也若飛蝗傷稼亦惟盡力急爲撲捕如詩所云秉畀炎火而已吞以弭災近於飾僞太宗豈爲之哉史臣意在鋪揚盛德後世且豔稱之皆不討事理之有無蓋泥於前人蝗不入境之說而不知終實耳

太宗即位已放宮女三千矣今又放三千果爾其淹

畿內蝗。

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免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毁其巢。

出宮女三千餘人。

留詠巷者又復何限白居易詩怨女三千放出宮乃詞臣揄揚溢美之言唐史不知其失實而書之此不足以美太宗而適足以誣太宗耳何可為訓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

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注見前）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鄉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

由此言之。不如士文宣矣。命復其官廕。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卒亦為之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

太宗懷鷂事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司馬光輯通鑑諸雜採李延壽劉煒張文業諸家之說適足啓後世之疑夫徵固敢言者果有其事何不犯顏直諫而故為此譎術且徵奏事故久誰則見之詭譎於君前後言於退食徵亦必不出此至太宗雖喜延接羣臣亦自有堂廉之分徵豈能猝如其來即自臂佳鷂何難預付侍臣而必倉卒納之懷中類三家村塾弟子憚師伎倆皆理之所必無嘗作文辨正之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者不可不具卓識

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狥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勑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上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又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

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卿等勿爲此不盡言也。盧江王瑗。唐宗室。前反幽州。爲王君廓所殺。

詔舉堪縣令者。

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何

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遣使立薛延陀夷男爲眞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冊拜夷男爲眞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于大漠之鬱督軍山下。在漢北。今哈爾哈地。考是山。唐曆以爲卽都尉犍山。後入回紇。又謂之烏德鞬山。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霫諸部皆屬焉。

己丑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

裴寂卒。

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上數之曰。計公勳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

復有罪。流靜州。唐置，今廣西平樂府昭平縣是。將召還，會卒。

二月，以房元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上謂元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上嘗謂元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于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元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言于帝曰：徵不存形迹，以避嫌疑，亦有可責。上因讓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

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夏。六月。以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爲監察御史。

周客遊長安。舍于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

常何固非能知周之賢。而容之陳書具草。適逢其會。而太宗一問。而何即具以

周對貞不欺尤爲可取

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初。薛延陀眞珠可汗遣其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逞暴。誅忠

良。暱姦佞。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餱糧乏絕。四也。疎其族類。親委諸胡。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所在嘯聚。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于突厥。朕嘗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閏月。蠻酋謝元深東謝蠻也。又有南謝蠻。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等來朝。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

古請作王會圖（汲冢周書有王會篇）以示後從之（是歲戶部表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附降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庚寅 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倉猝至大驚徙牙于磧石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此古雲中城也注見前唐于恒安鎮置雲州亦曰雲中郡今大同府是）戰于白道（在今歸化城北水經注芒干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即此）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在陰山之北）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襲頡

頡利既竄鐵山勢已不振即中懷猶豫其敗亡止在旦夕間何妨俟詔使既還而襲擊之初非有迫不及待之機也幸而唐儉輩乘間得脫否則幾不免爲酈生之烹靖急于圖功而置諸人爲不足惜豈爲將仁勇兼全之道哉

利。靖等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許之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蔡公杜如晦卒。謚曰成。

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元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突厥官名蘇尼失啓民之弟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于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弱則請服强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

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使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利故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定襄都督僑治寧朔雲中都督僑治朔方順州都督僑治營州南五柳戍

詔訟不決者聽于東宮上啓

詔訟者經尚書省判不服聽于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不服然後聞奏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元素上書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

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即爲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而已

復命將作大匠竇璡修之。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令毀之。免璡官。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

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于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

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

以李大亮爲西北安撫大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注見前 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爲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上從之。未幾。伊吾來降。以其地置西伊州。唐伊州故城在今哈密境。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九品服

青。婦人從其夫色。

九月。以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檢校代州都督。

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

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

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卽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

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

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大有年。

先是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

是時海寓乂安中外恬謐太宗方兢兢業業不敢侈以爲豐亨豫大二喜一懼之說猶在十思十漸之前堂陛交孚吁俞相儆宜貞觀郅治與中天媲美哉

三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至是。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言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上又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元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

父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爲墳。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内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

封建不能行於三代以後
時勢使然宗元論之詳矣

奏好德實病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京兆萬年人。劾
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
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
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不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

九月。帝獵于後苑。
上逐兎于後苑。將軍執失思力本突厥酋長。諫曰。天命陛下
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執失思力脫巾解
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冬十月。詔議封建。

百藥建議深有鑑于漢七國淮南之事魏徵斤斤計及經費宗室不揣本而齊末矣若顏師古月據之見與蕭瑀之泥古相去無幾焉足與議大政哉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至是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爲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爲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于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十一月。林邑。新羅弁韓苗裔居漢樂浪地今爲朝鮮國慶尚道。入貢。

先是林邑獻火珠。石珠也。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不許。至是林邑復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魏徵以爲不宜受。上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其苦寒。思歸其國。況女遠別親戚乎。各付使者歸

之。

十二月。開党項法見前。之地爲十六州

党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戶。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于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武德中置。以隸散樂。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

大夫有靜臣士有諍友太宗勸臣下受諫亦原本孝經意蓋一人之才識豈必盡當苟能集思廣益自不致輕涉謬尤況讞獄民命所存而治盜姦良攸判尤不可不虛公訪納邪倘逞其私智不恤人言甚且怙過飾非顛倒是白其寃濫復何所底司憲者可不鑑諸

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惟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

西域國。其王姓溫。本月支氏。居祁連北。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蔥嶺。即有其地。支庶分爲九國。康其一也。

求內附。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遠服之名。無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愼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

魏徵諫止封禪僅以爲時尚未可而不能斥言云亭

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壬辰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食。

羣臣請封禪不許。

初羣臣數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若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羣臣固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

梁父之失故范祖禹輯唐鑑得從而譏之若梁許懋謂聖主不須封禪一語最爲切中事理足以廣君德而杜[illegible]言情徵未能引及也

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羣臣復以爲請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

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太宗方明而後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爲非也後議其禮徵亦與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世俗之惑可勝歎焉

三月如九成宮即隋仁壽宮帝修之因更名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太上皇所居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凊之禮臣竊有所未安且

漢明封諸皇子皆令半楚淮陽尚曾著論若太宗資送公主乃欲倍長公主較漢明之矯枉過正實爲不及遠矣

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納之

以長樂公主帝第五女長孫皇后所生嫁長孫冲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高祖女唐制姑爲大長公主姊妹爲長公主女爲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于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

殺此田舍翁后問謂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閏七月宴近臣于丹霄殿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

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上謂王珪曰。元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冑。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上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稍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九月。如慶善宮。元和志。在武功縣南。臨渭水。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

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于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毆任城王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癸巳 七年。春正月。宴元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上曰。朕比來怠于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

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造渾天儀。

直太史李淳風。岐州雍人以靈臺候儀。後魏斛蘭所作。制度疏略。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淳風上言。自漢洛下閎作渾儀。

其後賈逵張衡皆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因詔爲之。儀表裏三重。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曰四游儀。皆用銅爲之。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赦死囚三百九十八。

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爲司空。

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上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讎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盎之子。）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木偶戲也。列子、周穆王時。偃師爲木人。能歌舞。卽此。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甲午 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爲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夏五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

冬十月。以李靖爲特進。

先是。靖拜右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議政。恂恂如不能言。旣而以疾辭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爲一代楷模。故不相違。乃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歐陽修曰。平章事之名。始于此。

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今西藏地是。遣使入貢。劉友益曰。此吐蕃通中國之始。

吐蕃自隋以來。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彊。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畧。四鄰畏之。遣使入貢。仍請昏。詔遣使者往慰諭之。

吐谷渾寇凉州。以李靖爲大總管。帥諸軍討之。

吐谷渾可汗伏允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盗。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悦。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

聘鄭氏爲充華。唐嬪官。九嬪之一。旣而罷之。

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元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爲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冊使之命已停而從臾者猶爲曲說故太宗改過不吝魯論所云日月之食是也魏徵存體物情大易所云納約自牖是也

以皇甫德參爲監察御史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善之。

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蓨人。

乙未

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先是。上皇徙居大安宮。（在三年。）及是崩于垂拱殿。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

任城王道宗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爲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道。靖等敗吐谷渾于牛心堆。（在今西寧邊外湟河西。水經注。牛心川水。東北流逕牛心堆。又東北入湟水。）又敗諸赤水源。（在今青海南。隋于此置赤水縣。）君集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齕冰。馬噉雪。追及伏允于烏海。（在青海漢哭山西。）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唐書。吐谷渾傳。君集道宗次星宿川。望積石山。覽觀

河源。（星宿川。卽元史所云星宿海。積石山。卽唐人所云大積石。注俱詳見前。）窮其西境。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衆散。稍盡。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詔以爲西平郡王。順未能服其衆。（順久質中華。國人不附。）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既而順竟爲國人所殺。上復使侯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爲可汗。（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誣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曰。國家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之見。）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于是增修太廟。附弘農府君。（名重耳。涼武昭王之孫。）及高祖。并舊神主

四爲六室。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爲始祖。于志寧以爲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上從之。

冬。十月。葬獻陵。（在今西安府三原縣東南。）

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漢高祖陵。）故事。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葬親乃以秦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爲三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用爲子孫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復奏。上乃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爲漢長陵九丈。原陵（光武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師古以爲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史臣曰。高祖之興。因時特起。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紀綱法

度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十一月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丙申 十年春二月以荆王元景（高祖之子）等爲諸州都督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魏王泰爲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于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于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躓

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元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綱紀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于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及疾篤與上訣時房元齡以譴歸第后曰元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

苑中作觀登而望之必非一日之事徵早宜進諫即祕不使徵知其引登使視之時亦當正諫乃謬爲不見而有獻陵昭陵之譏使

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元齡使復其位。

秋。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帝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毀觀。

太宗何以為人豈純臣而肯出此哉

十二月。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遣使入貢。朱俱波亦曰朱俱槃。即漢子合國。在蔥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在西海之南。崑崙人也。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唐宣州。今江南寧國府。是饒州。注見前。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

黜萬紀使還家。

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注見前。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番猶班也。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疏近數。皆一月而更

